

微型小说

回罗文海

离婚前先做个题目

李明夫妻俩又开始吵架了。妻子说：“碰上你真是倒霉，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。”

李明说：“你去找一个有钱有势的啊！”

妻子说：“找就去找，你以为我找不到啊！”

李明说：“找得到，60岁的老头子看要不要你。你不要把尾巴翘到天上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样的货色。”

妻子哭着说：“好啊！跟着你享不到福，还要受窝囊气，我们明天就去离婚。”

李明站起来说：“我跟你也受够了，等到明天干什么，今天就去。”

妻子也站起来说：“去就去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，站着撒尿的多的是。”

妻子于是去翻各种证件，翻了半天没有翻到。李明就过去找，一边还说：“你说你能做什么？离婚还磨磨蹭蹭的。”李明记得结婚证放到书柜里了，于是一本本书里头去找。突然，他翻到了一本杂志，上面一套测试题使他冷静了下来。

李明坐下来点燃了一支烟。

烟屁股烫着李明的手了，李明起身拿过笔和纸摆在妻子面前说：“我要让你做一套题目。”妻子撇了一下嘴说：“不要瞎扯了，我要找结婚证。我和你一分钟都过不下去了。”

李明说：“你不做这套题会后悔一辈子的。”妻子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为了防止一辈子后悔，我现在得找到结婚证。”

李明说：“你不做完这套题，我是不会和你去离婚的。”妻子只得坐了下来。

李明问：“你希望你的老公年薪拿到10万元以上吗？”

妻子说：“傻瓜才不想。”

李明问：“你希望你的老公忠诚吗？”

妻子说：“希望。”

李明问：“你希望你的老公英俊吗？”

妻子说：“当然希望他长得帅。”

李明问：“你希望你老公性感吗？”

妻子说：“性感能当饭吃啊！”

李明问：“你希望你老公幽默吗？”

妻子说：“这个要，要一天到晚在一起没一点意思。”

李明问：“你希望你老公是成功男人吗？”

妻子火了起来，说：“你有完没完？”

李明说：“最后一个问题。”

妻子说：“当然要他成功！”

李明长吁了一口气说：“你要的年薪10万以上的30个人中才有一个，忠诚的60个人中才有一个，英俊的20个人中才有一个，有幽默感的是1/20，成功男人是1/30。根据概率计算，你要找的人21600000中才有一个。也就是说1亿人中不到5个。”

妻子听了后，惊讶得嘴巴半天也没合上。李明问：“还要去离婚吗？”妻子把那本杂志抢过去看着那套测试题。李明又问：“还要去离吗？”

妻子回过神来：“离你个头啊！一起做饭去，吵了半天架，我肚子都饿了。”

名家新篇

回柯云路

将一个苹果切开，可以很容易地数出里面有几粒种子。然而，当一粒种子发芽后，很少有人能够预知长成的大树日后会结出多少苹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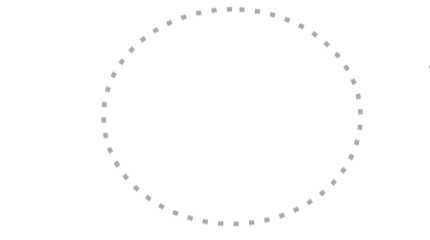
引起我兴趣并且感动的正是一个关于种子的故事。

路乞今年65岁，是一位可爱的外国老头。退休前，他是一位法律工作者，名片上的头衔为“法学博士”。20多年前，路乞第一次来到中国，从此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，用他学到的汉语自我形容为是一种“缘分”。遂决定退休后定居中国，并爱上了一位中国女人。

“路乞”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，意思是“路边的乞丐”。

我是在电视上认识这位老人的，其时他正带领着上千名志愿者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沿路捡拾垃圾，志愿者中包括教师、警察、官员、学生和儿童，还有下岗工人。路乞和志愿者们所到之处，路上的烟头、废纸等各种废弃物纷纷被请进垃圾箱，道路转瞬间变得整洁起来。在路乞和志愿者们的感召下，不少行人也纷纷加入了这个捡拾垃圾的行列。

报道说，路乞刚开始捡拾垃圾时，不仅一般人无法理解，就连他的中国夫人也不能接受。一个在大学任教的老人赤手在街道上捡拾垃圾，按照人们通常的观念，不仅与自身的身



矿山旁，总是堆积着如山的矿渣。那是发电厂烧剩后的渣滓。群众称作煤渣山。

有一年，二哥烧伤住院，本来就贫穷的家庭，如霜后的田园，破敝不堪，没有钱买煤。眼看冬天要来了，如何度过漫长的冬雪天，成为一家人发愁的大事。

在外上学的三哥知道了，逢周末就提着袋子，骑上破车子，跑了很远，去煤渣山上寻来一些被烧得丑陋不堪的青色煤渣，说，这东西能烧。

我们都很怀疑。在距离煤矿不到百里地，习惯了靠乌黑的煤或干柴过冬的家乡，许多村民都用奇怪的眼光打量他。三哥却依然如故，迎着晨曦去，顶着星星归，一趟趟往返，煤渣很快堆满了他的小屋。

母亲看他那热心的样子，长叹一声，去河坡的树林里四处寻觅枯枝，准备过冬的燃料。

等到三哥放寒假回来，家里已经狼烟动地地燃烧起来各种凌乱的枯枝。熏得卧床养

份不符，且形象不雅，又很不卫生。他的夫人怀疑，这样的行为对于城市环境的改善究竟有多大作用？但路乞坚持。他说：“我重视我的‘环境’。我只希望我生活的城市更干净、更美好。”

作为一个中国通，路乞在中国有许多朋友，也去过很多家庭。他很坦率地批评道：“一些中国人的家里是非常干净的，可是一出家门几步远就很脏了。这不是卫生习惯的问题，而是心态的问题。我要捡的不只是路面的垃圾，更是人心里的垃圾。”

不久前参加一次学术活动，因为会议地点选择在闹市区，停车多有不便，我特意没有开车。会议结束后，刚刚认识的一位朋友得知后主动提出送我一程。坐进他的车里，他并不急于发动汽车，而是掏出一块湿纸巾擦手，边擦边解释：“会上跟那么多人握过手，要消毒。”我自然表示理解。现在社会上传染病那么多，适当的卫生习惯很必要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用湿纸巾仔细地将手擦净后，按下车窗十分优雅地将团成一团的湿纸巾抛到路边，这才将车发动。我心里顿时像吃了苍蝇一般有些不自在。

20多年前曾有读者问我，假如有一天我不再写作时最想干的是什么？我当时回答，做一个环境保护者。我在《新星》和《龙年档案》中都写过盲目发展经济对环境产生的巨大破坏，而这种

民间记事

回地儿

伤的二哥直咳嗽。三哥默默地将枯枝全部移去，不顾一家人的反对，执意往火盆里添加那些丑陋的煤渣。

但许多煤渣并不燃烧。火盆渐渐冰凉。处在半昏迷中的二哥喃喃喊冷。母亲给二哥加了一床棉被，又把枯枝拖进屋子，数落了三哥一顿。

快嘴的邻居们知道了，就多了些谈资，闲聚时，调笑说：“地儿的哥哥真是上学上蠢了，要是煤渣能烧，那八十岁老太太就能生孩子了。”还有人说：“真是穷疯了！”我偶尔听到了，噙着泪水，满面羞愧地跑回家，再不与三哥一起上街了。

后来，大雪封门，院子里储存的枯枝却被淘气的小侄子点了一把火，烧尽了。连绵数周纷纷扬扬的大雪，阻断了到河坡去打柴的路。等到家中所有能烧的东西都被劈开，塞进张着大口的火盆中后，家里又冰冷如窖。

三哥重新把煤渣拿出来。这一次，他拿来的煤渣却如炭般清脆燃烧，火光旺旺地，温暖洒满了小屋。

我们都很惊讶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二十九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,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“这还用问，开工厂呗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买房子，咱们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家。说真的，晚上在外面奔波应酬回来，看到海口那么多高楼大厦，那么多一扇扇亮着灯光的窗口，我就奇怪，怎么就没有一个窗口的灯光是属于我们的呢？这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无能，每次看到你跟那些小贩讨价还价，就为了那么一点儿钱，我的心就特酸。你不应是这样生活的人，你应该过一种好的生活，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。每到这时，我就觉得对不起你，连一个安定的家都给不了你。”

李伟的声音有些酸涩。

我看见他眼中的泪花。

“别这么说，这样说多不好，阿伟，我爱你，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除了开厂买房还想干什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么？”

为了赶走这伤感的氛围，我有意转移话题。我知道李伟是个心思很重很深的男人。

“给你买辆漂亮的跑车，女孩子开阵多神气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给你买最漂亮的衣服、鞋、裙子、裤子和袜子。”

李伟说着，自己就忍不住笑起来。

这是一个激荡人心的夜晚。

李伟取了剩下的5万，存折上还有7000。

望海大厦，在当时还是一片用白线圈出的田地。沿着那条白线，插满了红黄绿三色小旗，一块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上写着：望海大厦——香港裕泰房地产。

在海口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，一片土地上，只要白石灰线一圈，插上一圈小旗，写

破坏近年来更早已超出了我所描写的程度，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。

我欣慰地看到身边一些年轻人的变化。他们到超市购物，通常会自备一条布袋，实在装不下时，也尽可能少用塑料袋。一次我去香山，看到一群身着校服的中学生在山上捡垃圾，每个人手拎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“战利品”，在阳光下那些稚嫩的脸孔被晒得红扑扑的。我走近和他们聊天，装作不知情地问：“为什么你们的队日活动不像那些游人一样去爬山？”孩子们立刻大声向我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，其中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：“老师说，这座山这些树等我们老了还会在。”

再回到路乞。他孤身一人在路上捡拾垃圾面对别人的质疑时说：“我不是在捡垃圾，我是在做教育。”他又说：“教育是一粒种子。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。你可以很容易知道一个苹果里面有多少粒种子，但是你很难知道一粒种子可以结出多少个苹果！”

多么哲学的一句话。

如今，路乞这粒种子已经生根发芽，他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带动了上千志愿者美化环境，他的事迹更通过媒体传播使千千万万中国人感动。相信受此教育的队伍还会进一步扩大，成为一粒粒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。

哭泣的煤核儿

三哥一边用锤子砸开煤渣，一边说：“从物理学角度讲，电厂的高炉，是不可能充分燃烧每块煤的，我相信总有不少煤渣还存着能量，这些天，我费了些工夫把它们找了出来。”

我拿起三哥砸开的那些外表丑陋、内核乌蓝的煤渣，琢磨了半天。

靠着这些小小的“废物”，我们度过了温暖、清洁而饱含诗意的一冬。

长大后，到矿山旁上班。冬天来了，一些贫困、本分的矿工家属常常到煤渣山上捡这些东西当炭烧。我才知道，三哥捡来的那些曾让我羞愧得哭泣的煤渣，有个好听的名字：煤核儿。

20多年后，我还惊讶地发现，它竟是一味中药。前年，我突然口干，大量饮水，身在医院的我，如神农般尝遍百药，无效。从农村来探望我的老表舅，到煤渣山上砸了半天，找了一些内含铜丝样物质的煤核儿，烧红，浸泡在陈醋中，吩咐我把醋饮了，我依言而行，至今无恙。一位老中医听说了，半信半疑地从我这里取走一些煤核儿，试用到病人身上，效果甚佳。见了我，就感叹说，真想不到。民间有宝啊。

上xx地产，就成了工地。

全海南的人都热衷于倒地皮，卖批文，其中有许多是只揣着几万元甚至几千元就跑到海口来的人。当时海口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：“发财三条路，一是有权，权能生钱；二是有钱，钱能生钱，钱能买权；三是卖人肉包子，用人的器官赚钱。”

望海大厦立项，投资，批地，都搞了新闻发布会。上了电视和报纸，海口市和海南省的若干大人物也参加了剪彩仪式。据说，要建成海口最高档最新式的五星级宾馆。

阿康和李伟为了能找到关系，吃下其中的一块，他们几乎每晚泡在外面应酬，喝酒，吃饭，唱歌，往往凌晨三四点才跌跌撞撞回来，呼呼呼，直往外冒酒气。进了房，不说话，不洗澡，倒头就睡。

李伟是东北长大的，天生能喝，平时八两一斤白酒，根本没事。现在灌成这样，不知喝了多少酒。第二天一早，冲个凉，吃完早点，梳理好头发，穿戴整齐，他又精神抖擞地和阿康一起出去了。

这单合同盯了近两个月，还没正式签下来，李伟有些着急。一天晚上，他向我谈及此事，我说：“你爸不是沈阳武警某某医院的院长吗？武警系统是垂直领导，头头们经常开会互相都熟悉，看你爸跟他们熟不熟，不熟也没关系，或者能找到和他们相熟的一些关系，不就有希望了吗？”

“男人的事，你别管，我靠我自己。”

李伟突然就沉了脸，决断地说。